

厄運

于勁著



- 韓戰中國戰俘的集中營苦難歲月
- 女俘的悲慘遭遇
- 忠貞者、動搖分子、叛徒、特務之間的生死搏鬥
- 戰俘回國後數十年間的厄運

厄運

于勁著



厄 運 · 于 勁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528 3671 圖文傳真：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：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896 3687 圖文傳真：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(港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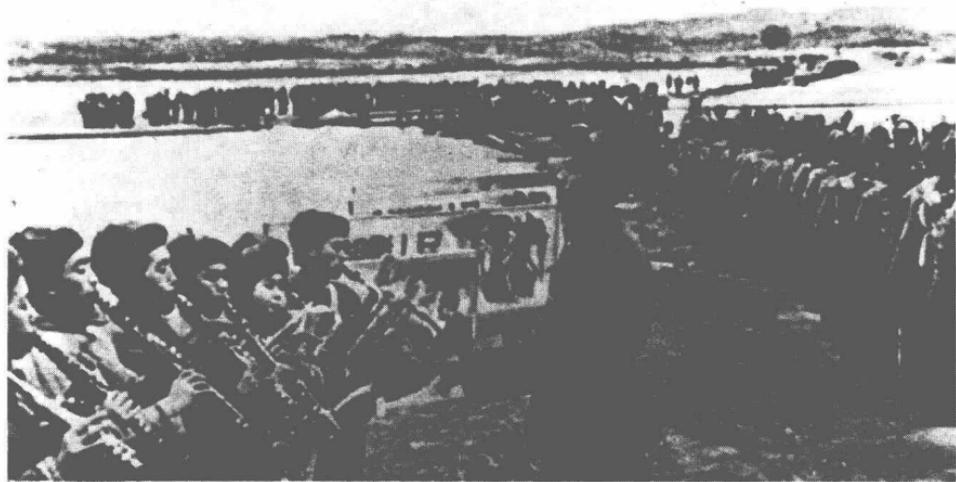
電話：303 1010(13線) 圖文傳真：764 1310

© COSMOS BOOKS LTD. 1991

ISBN 962 257 539 0

(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)

一九九二年·香港



▲ 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

▼ 志願軍陣亡士兵



▲ 美軍仁川登陸的實況



▲屍橫沙場



▲李奇微(左)與范佛里特(右)



▲在戰場被俘的美軍士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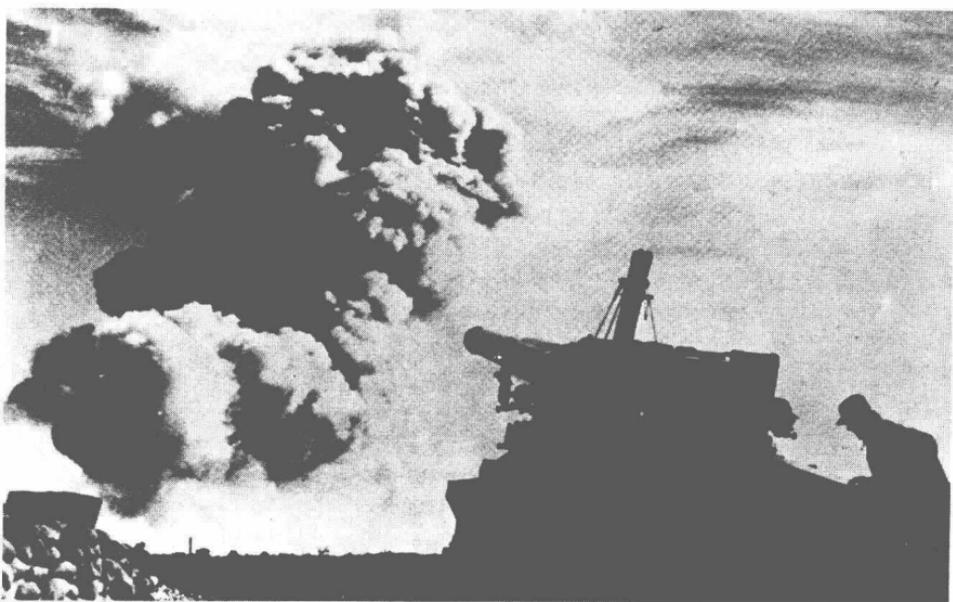
▼在戰場被俘的志願軍戰士



▼戰俘營



▼美軍的重炮在發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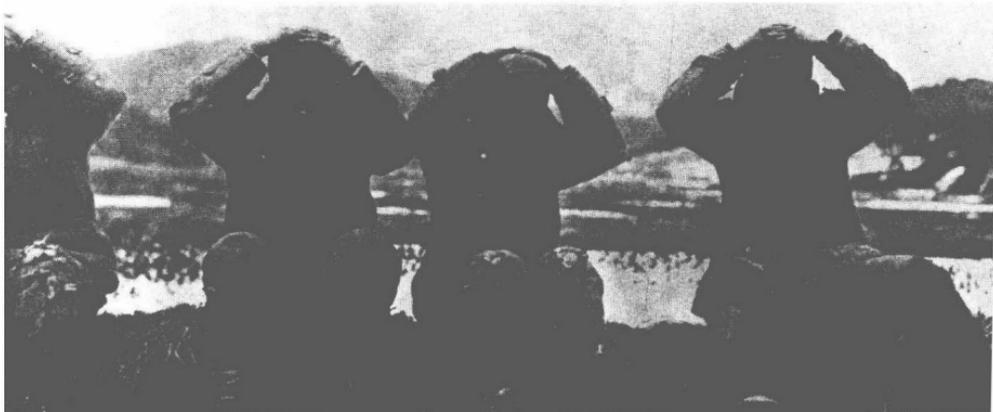


▶ 在戰場被俘的志願軍戰士



◀ 麥克阿瑟
(前者)在前綫

▼ 志願軍戰俘



坐在空地上的戰俘



◀ 志願軍戰俘歸國



▼ 一位身體被刺字的志願軍戰俘，獲釋後向人們訴說所受的虐待。



目 錄

焦灼的愛

朱蘇進 一

上 卷

五

中 卷

一五一

下 卷

三二九

後 記

四七三

附 錄

四七五

焦灼的愛

一位年輕女作家，在數年前，彷彿命運注定了般接觸到了戰爭遺留下來的活化石——戰俘。他們的命運使她震撼，她毫不猶豫地把自己交給了他們，於是產生了這部書。

讀這部書需要勇氣，需要一顆沈著的心。它把人類的痛苦展示得如此奇異甚至輝煌。把人類所能夠有的生命力推到了極端，使之放射出幾乎目不能視的光華。這後面隱藏著什麼呢？就是對人類自身深沈的憂慮和焦灼的愛。

不要把它僅僅看做是戰俘的命運吧。我們在生活中不是也被一次次打敗過嗎？不是也曾遭受過或大或小的厄運嗎？因此，昨日的他們對今日的我們，便給予一種暗示：我們落入非常境遇，能夠不向自身卑劣的那一面屈服，昂奮起真正人的驕傲麼？並且痛苦地學會如何做人，重新鍛造自己的信仰。

也不要把它歸咎於戰爭吧。戰爭是一種人類現象，不可避免地使人類像森林那樣冬枯夏榮。把一切都歸咎於戰爭的結果，可能會使我們忽視了對自身弱點的洞察。消除戰爭有待於人類進步，而起點是直面各色各樣的人生，增進對我們自己的了解。

還請不要把它單純歸結為我們制度的缺陷。不錯，東西方對待戰俘的態度很不同。西方

國家的戰俘，許多在後來成爲總統或國會議員。而東方國家大都視戰俘爲恥辱，待之如叛逆，這確實令人遺憾，又豈止遺憾！他們對戰爭勝利所付的代價暫且不論，光是他們的命運就使他們汲取到了比常人更多的人生營養，因而已成爲更有質量的人，應當毫無愧色地在社會中獲得更多的尊敬，而我們遲至數十年後才把同情與撫慰給予他們。這就不僅是個制度缺陷問題了，它蘊含的意義要豐富得多。況且，兩種對待戰俘的不同態度，究竟哪一種更文明、更智慧、更有利於民族生存與發展？只有整個人類而不是某個民族才能回答。

不管前面有什麼，我們必須邁過去了才能看清楚。智慧與愛，是我們的雙足。思索者的步伐邁得最快。

朱蘇進

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

戰場的苦難或以死亡告終，或以被俘伊始

Bad Luck | 厄運

上卷

這是一具永動的石磨，隆隆地轉動著、碾破著、軋碎著。石盤與石盤之間，流瀉著、毀滅著的是古老的生命——是血液、是精髓、是骨骼、是軀殼；只留下百百千千的歲月和一片無邊無際的地衣青苔。

沒有句號只有刪節號的漫漫長隊。

就像一粒茫然游落在子宮腔外的精子，畸態而痛苦的存在

戰俘。

二二

十五年之後，當這一批厄運之後的倖存者顫抖著雙手，從一個個目光依然嚴峻的年輕辦案人員手中，捧回自己告別了三十五年的政治生命——「共產黨員」、「青年團員」乃至兩年零三個月的軍齡的時候，^①在我的視野裡，在那個一端起自亞洲大陸架，另一端瀕臨日本海的狹長半島上，^②在北緯三十八度線附近那片曾降臨過厄運的窪谷地裡，陰森和黝黑之中，已長出許多猶如記憶之果的亮晶晶的小植物，毒汁鮮豔的世界性果實，它彷彿是從那些堆積如山，如今一觸卻為粉末的鏽鋼殘鐵中生長出來，它以及這堆終將以灰末為不朽生命輪廓而存留的鋼鐵，生命歷程似比那場戰爭本身更為永恆。今天，在那堆不朽物質的形態中，或許還會有一頂栩栩如生的舊軍帽，一只餘音未絕卻已纏生著野花蔓的綠銅軍號。

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在三十七年後對我說，這篇作品我在五十年代就試圖寫過，可那時候，我……沒有魄力。我理解，那時候，我們整個民族都還脆弱。據說，勸止這一類寫作的，同樣是一位德高望重者，一位一生受中國人民敬重的領導人。

① 大部分戰俘的被俘期為一九五一·五——一九五三·八，兩年零三個月泛指戰俘營生活時間，落實政策後，這兩年零三個月補算了軍齡。

② 朝鮮半島。